

游格 记列 佛

外国少年文学卷

斯威夫特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 主 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428
SW
=2
C-1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共 5 本

格 列 佛 游 记

448-5
(二)

[英] 斯威夫特 著

丁 洵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Swift, J.)著;丁洵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格… II. ①斯… ②丁…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000 号

格列佛游记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第 一 章

我在家呆了不到 10 天,威廉·罗滨逊先生便上门来看我。他是“好盼号”船长,康奈绪人;他的那艘船船体坚固,载重 300 吨。我从前曾在另一艘船上当过船医,当时他是船长,拥有该船 1/4 的股权,我们的船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他待我像亲兄弟,不把我当普通船员看。这次听说我回来了,就专门赶来看我。开始我还认为这只是老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因为分别多年后,相互也没什么特殊的联系。可是他接连不断地找上门来,表示他很高兴看到我身体这么好,问我是否真的打算守在家里再也不出去了,又试探着告诉我说,他准备两个月后出航到西印度群岛去,最后干脆明说了要我去当船医。他说除两名助手以外还将配一名医生在我手下工作,薪水又比一般的高出一倍,还说他很清楚我的航海知识至少不比他差,因此甘愿保证多多听取我的意见,如果我能和他一起指挥那就更好。

他还说了不少亲切感人的话,我也明白他是个诚实的人,实在无法拒绝他的邀请;而我又一如既往地渴望出去见世面,

尽管屡经磨难也毫无怨悔。只剩下一个困难，那就是怎样说服我的妻子，还好她终于同意了，为孩子们利益她也放我走。

我们于1706年8月5日出发，1707年4月11日抵达圣·乔治交易站。很多船员都病了，于是我们就在该站停靠了3周，略事休整。此后又从那里驶抵东奎印，船长决定在此等候一段时间，因为要买的东西尚未到货，几个月之内也不可能办齐。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他买下一条小帆船，装上几种货，东奎印人通常就把这些货物卖给邻近岛上的居民。他派去14名水手，其中3名是当地人，又指派我当船长，有权处理商务，而他就在东奎印办理他的事情。

我们的船才开出3天，海上就起了风暴，一连5天我们被吹往偏东北的方向，后来又被吹向东。以后的日子天气不算坏，可还是刮着一股强劲的西风，到了第10天，有两艘海盗船追来，并很快赶上了我们，由于我们的船载重量大，吃水深，因此开不快，而且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们抵抗。两艘海盗船上的人几乎同时上了我们的船，两个领头的还一副气哼哼的样子，一看我们都趴着没动（是我命令大家这样做的），就用结实的绳子把我们捆了起来，并指定一个人看守，其余的都到各处搜寻去了。

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个荷兰人，尽管不是船长却很有些当官的威风。他看出我们是英国人，就用荷兰语对着我们骂

骂咧咧，说要把我们背对背绑在一起扔到海里去。我的荷兰话说得还行，就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并求他看在大家都是基督徒和新教徒的份上，看在邻国加盟国的份上，去跟船长们说说情。这令他火上加油；他重复着刚才的恫吓，又转过脸去用日本话对他的同伴恶言恶语了一番，还经常用“基督徒”这个词。

较大的那艘海盗船是由一名日本人当船长，他会说一点荷兰话，只是说得不太好。他走上前来问了几个问题，我低声下气地作了回答后，他说可以不杀死我们。我向船长深深鞠了一躬，而后转向荷兰人说，就他也算个基督徒，怎么还不如一位不信教的人心肠好？但我不久就后悔真不该说这种愚蠢的话；那个心存恶意的荷兰佬虽然未能说服两位船长把我扔进海里（他们已经答应免我一死，因此不思改口）；却想出个比死还要糟糕的办法加害于我。我手下的船员被分成人数相等的两拨儿押上两艘海盗船，小帆船上的人员重新作了配置。至于我本人，他们决定把我放到一只独木舟上，让我顺水漂流，小舟有桨和帆，还备有够吃4天的粮食。那位日本船长心地仁慈，从自己的口粮里又拨了够吃4天的量给我，并不准手下人对我搜身。我下到独木舟里，满耳都是那个站在甲板上的荷兰佬对我的诅咒和辱骂声。

在我们发现海盗船之前一小时，我曾作过观察，发现我们正处在北纬46°、东经183°的位置。等海盗船逐渐远去时，我

取出袖珍望远镜往四处看,发现东南方向有几座岛。我一看是顺风,就赶紧升起帆向最近的那座岛驶去。大约3个小时后我终于来到岛上,那里的岩石密密麻麻。不过我倒掏了许多鸟蛋,于是击石取火,又抱过一堆灌木和海藻,用来烤我的鸟蛋。除了鸟蛋我没吃别的,心想一定要尽可能节省口粮。那天晚上,我走到岩石后面,在身下铺了些灌木,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驾船来到另一座岛,此后又到了第三座、第四座,有时用桨划,有时用风帆。到了第5天,我来到视力所及的最后一个岛。该岛位于第4座岛的东南方偏南一侧,比我想象的距离要远,5个小时后我才抵达。我差不多绕了一圈才发现一处容易登岩的地点,那是一条小溪,比我的小船宽两倍。我看到岛上四处都是岩石,石壁上只星星点点地附着草皮和芳香四溢的药草。我拿出口粮来,吃了个饱,而后把其余的都塞进岩洞里,这里的岩洞多,随便就能找到一个。我从岩石上捡了不少鸟蛋,又抱来一大堆干海藻和枯草叶,打算第二天用来生火烤鸟蛋(我身边有燧石、钢片、火柴和聚火镜)。我在存放粮食的那个岩洞里躺了一夜。我的“床”就是那些留着生火用的干海藻和枯草叶。我几乎未能入睡,因为老是心神不定,把困劲儿熬了过去,因此老是醒着。我心想,在这么荒凉的地方,我又如何可能生存下去,我的结局又该是多么悲惨!可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心情又极度沮丧,因此根本不想

站起来。等到有了几分精神，我就强撑着爬出洞去，这才发现天已大亮。我在岩石间走了一会儿，天很晴，阳光又很晒人，我只好把脸转向一边。就在这时，只见太阳忽地变暗，而且显然不是由于乌云的遮挡。我转过身去，发现一团巨大而又不透明的东西挡在我和太阳之间，正向这个岛移过来。它看上去有2英里高，挡住太阳光达六七分钟之久，可我并不觉得空气骤然变冷，也不见天空变得多黑，倒像是一个人站在山后背阴处的那种感觉。当它逼近我站的地方时，我看清楚了是团坚硬的东西，底部平坦、光滑，还由于波光的映射显得光亮无比。我站在离海岸200码的一个高处，发现这团大东西下降到差不多与我平行的高度，离我不到一英里远。我拿出小望远镜，看见有不少人在它的两边（看上去都是斜坡）上下移动，可是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

我是个十分惜命的人，见此情形心里别提有多兴奋，我甚至希望这一偶然出现的巨怪也许能把我救出这个荒岛。但是读者很难想象，当我见到空中飘来一座岛，岛上还住着能随意起落并向前运行的人时，心中的那份惊喜，不过当时我也顾不上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思考，而是想弄明白它要往哪里去，因为它似乎在空中停了片刻，但很快它又移得更近了；我还看见飞鸟两侧是一层层的走廊和一阶阶的楼梯，每阶楼梯连着上下两层走廊。在最近的那层走廊上，我看见一些人正拿着钓鱼竿钓鱼，另一些人站在旁边看。我向他们挥动帽子和手帕，等

它移得更近时，我就拼命的叫喊，然后又环视整个飞岛，看见离我最近的那一侧聚集了一群人。他们用手指着我，又互相指指点点，显然已经发现了我，只是对我的叫喊未作反应罢了。但我看见有5个人急匆匆地从楼梯跑到岛的顶部并在那里消失。我居然没猜错，这几个人是受命向某个头目请示去了。

岛上的人越挤越多，不到半小时，飞岛就降到最底层走廊与我所处的高度平行并离我200码远的地方。然后我就长跪在岩石上，苦苦地向他们求助，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反应。那几个站得离我最近的，从他们的衣着来判断，似乎是主事的人。他们认真地商量着，眼睛还不住往我这边看。最后，其中的一个用一种清晰、文雅而又流畅的语言对我喊话，听声音像是意大利语。于是我也用那种语言向他回话，指望着用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来打动他。尽管我们没能听懂相互说的话。他还是猜着了我的意思，因为岛上的人都看出我处境危难需要帮助。

他们打手势要我从岩石上爬下来，走到海边去，我就奉命行事。飞岛升到了一个方便的高度，其边缘正好对着我的头顶。他们从底层走廊放下来一条链索，末端上还系着一把座椅，我把自己固定在这座椅上，他们用滑轮把我升了上去。

第 二 章

在我从座椅上下来时，前后围着一大群人，但站得离我最近的那几个是他们的头目。他们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发出种种惊叹。我也没少打量他们，由于我以前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体形、衣着、面貌都如此独特的人。他们的脑袋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歪，一只眼睛往里抠，还有一只朝天翻。他们的外衣上点缀着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小图案，还夹杂着小提琴、笛子、竖琴、喇叭、吉他和大键琴，以及其他一些欧洲人根本没见过的乐器。人群中的一些人（从衣着来看像是仆人）手里提着短棍，末端上扎着一只吹得鼓鼓的气囊，有点像农民打谷用的连枷。每只气袋装着一些干豌豆，或者小圆石（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就用这些气囊不时轻轻敲击身边其他人的嘴和耳朵，我也弄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看上去人们都在忙着思考问题，自己不说话也顾不上别人都在说些什么，非得有人在他们的嘴和耳朵上敲一敲才能从沉思中惊醒。因此凡是买得起这种击拍器（原来的用词是“醒梦拍”）的人家里都备着一副，外出散步或走亲访友时总是带在身边。这类仆人所要干

的,就是当两三个人在一起时,用气囊拍拍这个人的嘴,提醒他该说点什么了,再拍拍那一两个人的右耳,提醒他或他们该注意听了。在陪伴主人散步时这种击拍人就更忙乎,因为主人总在思考,因此老得在他的眼睛上拍打,免得他掉下悬崖或脑袋碰到大柱子上,也免得他在大街上行走时不是撞了别人就是叫别人撞到路边的阴沟里去。

过了不久,他们引着我从楼梯登上岛顶,又从那里走到王宫前。当我们往上走时,他们好几次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竟把我丢在一边不管,直到受了击拍人的提醒,他们才恍然想起我的存在。对于我陌生的衣着和面容,对于岛上百姓们的起哄,他们似乎毫不在意。

最后我们进了王宫,并步入正殿。我看见国王坐在正中,两旁立着几位朝中要臣。王座前设一张大桌子,桌上摆满了圆球仪和其他各种数学仪器。国王根本没有注意我们,尽管我们步入大殿时响声很大。宫里的人也全都来了。国王正在研究一道数学题,至少一个小时后他才想出答案。他的两侧各站一名童仆,手里都拿着击拍器。他们知道国王现在有工夫和来者说话了,就一人上前拍他的嘴,另一个拍他右耳。国王楞了一下,似乎突然被惊醒了一样,目光向我这边投来,又看见围在我身边的人,这才想起为什么要召见我们,其实侍从们早就告诉他了。他吩咐了几句,一个年轻人便走上前来,用击拍器轻敲我的右耳,可我使劲对他作手势,表示我并不需要

这种提醒。这么一来，国王及朝廷众臣当即认为我智力不行。正如我猜到的那样，国王问了我几个问题，我用自己会说的各种语言回答他。当他发现我听不懂他的话，而他也听不懂我的话时，就命人把我带到宫中的一间客房（这位国王对待客人比历代先帝都更殷勤），并指派两名仆人在那里侍候我。午饭端了上来，4位我曾看见侍立在国王身边的朝中要人屈尊陪我用餐。我们吃的是两道菜，每道分作3盘。第一道菜是一块切成等边三角形的羊肩肉和切成菱形的牛肉，第二道菜是两只扎成小提琴形状的鸭子，像笛子和双簧管一样的香肠和布丁，还有竖琴状小牛肉。仆人们把面包切成圆锥体、圆柱体、平行四边形和其他几何图形。

用餐时我不揣愚陋，问其中几样菜在他们的语言里如何称呼。那些要人们在击拍人的帮助下，高高兴兴地作了回答，希望能借此引起我对交谈的兴趣，表现他们非凡的能力。我不久学会了用飞岛人的语言要面包、酒和其他食物。

吃完饭后，作陪的官员离去，有个人奉国王之令在一名击拍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房间。他带来了笔、墨水和纸，还有几本书。他用手势告诉我，他是派来教我当地语言的。我们在一起坐了4个小时，其间我写下了整栏整栏的文字，旁边附着英文解释。我还学会了几个短句，因为我的老师会根据需要让我的一个仆人去拿个什么东西，转过身来，坐下，站起来，走路等等。我听到后，就用笔写了下来。他又指着书上的画儿，

教我说出太阳、月亮、星星、星座、热带、极地，还有不少种平面和立体图形。他教我各种乐器的名称及描述，还教我一些跟演奏有关的技术名词。等他走后，我把新学的词连同它们的英文解释按字母顺序排了一篇。不出几天，凭着过人的记忆力，我对该岛语言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我解释为“飞岛”或“漂岛”的那个词本来拼作 Laputa，关于它的词源我实在无法确知。Lap 在古文里的意思是“高”，Untuh 的意思是“总督”。据他们说是由于讹传，从先前的 Lapuntuh 派生出 Laputa。但我不同意这种牵强的解释，我向当地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即 Laputa 相当于 quasi Lapouted，Lap 应作“阳光在海面上起舞”解，outed 意思是“翅膀”。我决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只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仆人请裁缝来为我做了一身衣服。在此之前我的衣服太不象样，身体又不太舒服，只好整天闭门不出，补习当地语言。第二次上朝谒见国王时，我听懂了国王说的不少话，还回答了他几句话。国王已经下令把飞岛调整到东北和东北偏东之间的方向，移往坐落在地球上的该国都城“来加多”。行程约 270 里，我们的飞行持续了 4 天半。我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到我们的岛正在空中行进。第二天 11 点钟左右，国王在王公贵族、朝臣和侍从的陪伴下开始演奏各种乐器，一玩就是 3 个小时，中间也不停歇。噪音震耳欲聋，我也不懂那是在表达什么

感情。我的导师向我解释说，飞岛居民喜听“星际大合奏”，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鼓乐齐鸣一番，而本朝也以最擅长的各种乐器加入演奏。

赶来加多途中，国王下令在一个村镇的上空停一下，他好接受臣民们的各种请愿。为此，从飞岛投下几根绳子，绳头上系一个小秤舵。人们把请愿书系在绳子上，如同小男孩把纸片系在风筝线上一样，而后升了上来。有时下面的人送给我们酒和食物，我们就用滑轮提了上来。

我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对我学习当地语言帮助很大，因为那里面有不少数学和音乐术语，而我在音乐方面也并不外行。他们尤其擅长用线和图形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当他们夸赞一位美丽的妇女或任何一种动物时，就会用到菱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椭圆形以及其他几何术语或者音乐术语。我在御膳房里看见过各种数学仪器和乐器，他们就按着这些图形来切肉，切好了送到国王的餐桌上。

他们的房子造得非常差劲，所有房间的墙面都是歪的，横不平竖不直。这种缺陷来自他们轻视应用几何学，认为那不是正经学问，是机械死板的玩艺儿。他们的指令又太高深，工匠们听不明白，因此施工时常出错误。别看他们用铅笔、圆规、尺子在纸上量量划划时还挺熟练，实际操作起来我还真没见过比他们更笨拙、更不会动手干活儿的人，除了数学和音乐，其他什么也学不来。他们不善于以理服人，只会动不

动就去反对别人,可有时别人明明错了,他们反而什么也不说,不过他们也难得有对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想象、幻想和创新为何物,在他们的语言里也没有表达这类意思的词语,他们的思想仅仅局限于对上述两种学问的探求。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研究天文学的人,都很相信占星术,只是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罢了。但最奇怪、最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对时事和政治的嗜好,表现在没完没了地打听公共事务,对国家大事高谈阔论,对某个政党提出的观点争论不休。欧洲的数学家们也有这种卷入政治的倾向,可我实在看不出数学跟政治到底有多大关系,除非他们认为,只要是个圆,无论大小,转一圈都是 360 度,因此治理天下也跟摆弄地球仪一样简单。我认为这种对政治的嗜好来源于人类天性中一个普遍的弱点,即对那些不该我们管、管也管不好的事却偏偏充满好奇并固执己见。

这些人总是焦虑不安,没有片刻的宁静,所担心的事情却对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对某些天体变化感到担心。比如,太阳离地球越来越近,会不会有朝一日把地球吸跑甚至吞没?太阳表面会不会因自身散发的恶臭而形成一层硬壳,从此就不再向地球散发光芒了呢?最近一颗彗星的尾部差点扫过地球,果真如此的话,是否会把地球烧成一片灰烬呢?下一颗(估计是 31 年以后)会不会真把地球给毁了呢?因为彗星离太阳最近时,它将吸收相当于一个炽热铁块 1 万倍的热

量,当它离开太阳时,还会附带一条炽热的,长达 1000014 万英里的尾巴。如果地球经过离彗星主体 10 万英里的地点,肯定会燃烧起来并化为灰烬。他们还担心,太阳每天消耗热量而又得不到适时补充,最终将因能源耗尽而毁灭;而地球及其他接受阳光照射的行星也将随之毁灭。

他们对这些及其即将临头的灾难终日忧心忡忡,觉也睡不着,玩也玩不好。每天早晨见了熟人,首先要问的是今天的太阳还好么?日出日落都还正常吧?有没有免遭彗星撞击的好办法等等。他们总爱谈论这些事,就像小男孩喜欢听鬼怪故事,听完了却又吓得睡不着一样。

岛上的妇女充满生命的活力,她们轻视自己的丈夫,尤其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很多这样的人从下面的陆地来到岛上向朝廷面呈与他们的城镇或团体有关的事务或他们自己的事情。可他们不具备岛上人的那些才能,所以受到蔑视。妇女们就从这些来人当中挑选自己中意的情人,但令人讨厌的是她们的行为确实过于放肆,因为做丈夫的总是沉浸在思考中,情妇情夫们竟可以当着他的面胡作非为,只要你给他备好纸尺笔,击拍人又不在他的身边就行。

妻子们和女儿们都为自己被困在岛上而感到难过,虽然在我看来这儿实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她们的生活条件优越,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还是渴望多见世面,领略都市风光。不过这得事先经过国王的恩准,实际上又很难获准,因

为这种事官员们经历得太多了，女人们一旦离去，就再也劝不回来。我听说一位宫廷贵妇早已儿女成行，丈夫是首相，财富连城，风度优雅，又十分爱她，住着全岛最高级的一座公馆，却也借口养病去来加多了。她在那儿躲了几个月，最后国王签发了搜捕证，派去的人在犄角旮旯的一个饮食店找到了她。她衣衫破烂，为了养活一个又老又丑的挑夫已经典当了所有的衣服，还不得不终日与他相伴。丈夫把她接回家，态度非常和善，对她没有半句责怪。很快她又带上全部珠宝偷偷溜出去找老情人，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她的音讯。

读者或许认为这是一个欧洲或英国人的故事，在一个地处偏远的国家不会发生这种事。但请不要忘了，女人的反复无常并不受气候和民族的限制，不论在哪里，她们都是相同的。